



一菴唐先生語錄序

顯功壬戌春升叙



天廷叨授歸安教別諸薦紳鄉達且惜且諭曰此行當見一菴夫子至則聞討真心之秘啓示習障復尋真體回聘往業有似夢中頃之讀所著彙編稍稍似喚夢欲醒第工夫淺造詣踈益嘆先生之學廣大高明望望然莫知所止又明年讀陸生汝和次先生語錄則居常與所同志相酬酢應感之語種種自真心發出視彙編說有對

境實證恍若微醒信其愈廣大愈簡易愈高明
愈切實而非有加於性命之外焉夫性命流行
於古今宇宙事物而實體備於人之一心自此
心而一之則爲真心自此心而引去之則爲習
心而莫非真也人惟習而不察故真體汨沒凡
應感酬酢局於意識滯於見聞欲其通天干之
故難矣先生承陽明之後私淑居多歸閒四十
餘年壘壘性命之功與年俱遠於上下四方徃
古來今事事物物默識體備於我即其心也然

信一而不疑寂然觀會通而盡洗見聞意識之
習猶目激時學鼓弄精魄漸流假託爰轉討真
心之方因蔽納牖隨病施劑與四方同志聚會
發明於木鐘之堂叩無不鳴小大無不應事事
物物無不微顯闡幽根極理要顧匪託空言實
皆允蹈善養以俟其自得隱隱維持世教而運
動造物所謂廣大簡易高明切實觀於語錄而
思過半矣同志者誦先生之語心先生之心務
期習障銷磨真體透露俾所謂夢者居然後覺

則亦庶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也
尚其勗諸

嘉靖歲甲子立春日門生陶顯功頓首拜書

一菴語錄

門婿陸稭錄

稭問古聖學相傳只有性功儒者又以用世作
宗旨二者若判內外分專重將何以爲從事之
地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
是盡已性之實用世是我處民物處之之道只
在感應間不失定理性之感於世而應之寂然
不動一觸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故乃萬物
皆備之體能使其體全具非養就寂本烏得遂

通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獨乃感與應關慎慎之所以持其兩也

稗問性天原始不離日用既得聞命只天命流行復被氣質限住欲盡其性者却從恁地作入頭性學紛紛之說終持疑案孟子告滕文公點破機括然而後世更多聚訟雖孔子且先出牴牾云誰之何先生曰古今論性之多是求之言語若真能見却了却便直從性根上從事自然有主腦有條序有歸宿蓋人要盡性須向認性

要認性須向養性要養性須向虞性忍性節性正性中間虞得來忍得住節得當正得定乃是得養能養乃是得見能見乃是得盡世間未有肯虞虞不得肯忍忍不得肯節節不得肯正正不得若不是人人善根完具如何人人能盡若不是人人昏明強弱不同如何人人須從功夫上了當又若不是自家履迪上經涉如何得自家真覺此孟子性善與孔子相近之論同而凡古今說性多有從想像弄口唇皮者

言金
二
稱問知行何以合一先生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太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真乾真坤故以考索記問爲知者遂謂知先而行後而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而行非由衷之典兩者如形影除一箇除不得自來聖賢說知行皆是假舉虛位初未嘗實指知其行其蓋隨其所行能著能察處乃

爲知人之所以爲人日用云爲何曾缺乏只少此一知如無根之樹滿天下都甘做無根人稱復問凡日用云爲非知如何做得出先生曰皆是見聞習熟心漫然隨意識轉動未嘗的由主宰發越試細體省自見

一友論經濟曰有物必有則况邦國大事豈無一定之謨一友辨之曰滿肚骨董以土苴視聖賢非精蘊也并以質之先生先生曰道理不由你落空不由你執有事未到前橫出伎倆將成

心料理固不可若對景生猷就事致議也說不
消得亦不可前友曰古者立一王之法垂幾百
年無弊烏得謂先事不可豫為先生曰聖人立
幾百年之法只了當得當時心思參據得見在
勾當宜順得合下人情若鑿空懸度便是着私
智矣後友曰心體太虛不容較計此子帝王不
襲禮沿樂用之則是先生曰誠之至故虛虛而
生靈靈則不識不知而天則昭然所以溥博淵
泉以時出之然九月乃授衣而流火時已作備

冬堅冰而履霜知之於秋事未顯幾動於心則
為之故擬議研窮之道不著則變化息而經綸
之迹微非聖人遂通天下之故之心也嚴子乎
因問曰二說相牴牾宜先生取同於一而各致
辨焉何也先生曰二友之言俱是無容加辨只
意之所向各有偏認吾固不得自默乎曰二友
之偏認何以知之先生曰即兩言不相下所以
不打合同若其意是自湏相成而合
稱問先生以一名菴之旨先生曰我初知向學

時號朋垣子因循數年頗亦苦力於身心畧無所得忽天啓愚衷知學問所以擔閣只此一號乃其大關係病根遂以一名菴所以志徹蓋初時銳氣長傲責人太厚見得人無可與爲朋故謂所朋者垣而已是時何等心腸千般萬般競馳雜化種種業造後漸思來看去人只有得一條命根與物大同無有異處若二三便是私已直須光光淨淨打疊到逼真不添一物然後能變化不測數不盡恒河沙捺屬這件此所謂日

新富有特愧幾十年來尚不曾團攏得有辜吾契問情

鮑子才問竊疑三代而下學問從事身心的恐都墮禪脩非儒者用世真派先生大驚起作嘆歎謂曰何幸疑到這裏此正是達悟門頭也便須直入堂室纔是三代而下好漢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向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却將天地生

生之機滅滅分數或作鄉國愿人小圖安樂法所以真儒難得但既覺得路錯即思換路若徒將人比論不干涉自己勾當是先不能用已况能用世此又為儒病之大者

先生與唐荆川論孔子先生曰刪述六經恐未了得孔子論語一部書亦未了得孔子荆川曰然盡性乃了結處先生曰盡性是統括語孔子在當時有家風有做手有成業有遺訓此是人

生世勾當况孔子乎孔子劈頭到底是用九功夫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各隨時位所及然總是龍德杏壇雄帳訓語因人而發却都作雌話六經大訓也只是死本孔子撐拄宇宙自有大孔竅在其論語不為弟子三千人只要淘出顏曾六經也不為垂憲萬世只要遇着聞而知之者孔子不幹第二等事孔子的家風做手却自有

一種雖窮居駕出王侯上隱隱維係綱常運動造物此意惟孟子深悟而體之只欠熟脫曾子子思不可謂之非嫡傳只到家風做手變化上

便覺牽強龍德也是龍德乃用七未能用九大
學中庸已形容到極盡絕處只一大孔竅於有
欲時尚欠觀盡所以後世但稱孔孟
費道克問聖賢立教各隨時揀弊孔子何以云
求仁孟子何以云仁義先生曰自來以活言仁
春秋時王迹熄俗入昏鈍若有死其心者孔子
提掇人生理感動善根漸至戰國警發慄慄蕩
然馳驟之間蓋生機既啓無所檢防孟子仁義
之說所以致辨又問曾子子思何如先生曰曾

子闡明心學煞能全備子思指點性源鋪排的
當一子疏導洙泗流波一將家國天下身心意
知物來見心無內外精粗之別必合而從事庶
不至走作一將事理大小費隱統歸真實無妄
見性本無虛無實無微無顯必該貫盡處纔成
道德誠聖之具孔子所罕言一齊道破又句句
血誠步步話頭真聖學也又問二子所以同先
生曰同一感應上體貼又問顏子何如先生曰
顏子在孔門甚銳好學無以過之孔子謂語之

而不墮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他不肯自起門戶
甘心子道臣道一面見得有孔子言無不悅有
若無實若虛不違足發無伐善施勞竭才於博
約克復直欲了結性與天道推其志又不願做
二子便到孔子田地也不住

顧子靜謂人生世欲圖不朽甚惜先生不遇無
功業在人間先生曰區區潦倒不足論且論不
朽之道有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又
謂堯舜事業太虛中一點浮雲二說各有所指

前說謂自視甚輕後說謂人視之甚輕唐虞治
功不世有而乃云甚輕何也其所重在建立治
功之本堯舜所以聖前無古後無今垂之萬世
而不磨有此不朽其得志爲事業也得不得志
不爲事業也得這裡勉強增一些是性上添了
一物怠惰減一些是性上失了一物故君子欲
之所樂不存焉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聖賢用
世只考驗着感應的當乃是性命流行即貞夫
一所在此處以其立體言爲廓然大公以其研

幾言爲物來順應至公至明具則人心純從天
運天不變道亦不變於是施之天下便功成位
育有堯舜事業即之家鄉便成家鄉位育雖之
夷狄亦成隨在所居位育到這裡上下與天地
同流所以不朽與天地同流不在巍乎成功煥
乎文章乃在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處子靜曰
怨庸爲揔屬治功先生曰三者皆指王者上心
歐南野與先生論精極不失已神通不滯物只
一良知主持先生曰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

但以涵擾成習之心落事落識機關已熟種種
牽障從真上起敝敝上起抹抹上復起敝敝上
復起抹抹敝橫持真妄雜出信於直內其勢必
至拘已信於非之而不顧其勢必至違衆信於
調停其勢必至陪奉世情其曰人人完具迺儻
侗顛預話只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是湏洗已
以盡精體物以盡神心不虛則於已有先入烏
能精意不周則於物有遺照烏能神精神不備
則知不良烏能致知良而不以致烏能自定其

人人之完具公曰精之神之致之心以虛之意以周之而舍於知之良者其孰從而得之先生曰耕者之有種良知也種而種之又時其種而種之又因其種而耨之耘之渥之暘之以宜之則致之之功也而委以良知自能可乎當陽明公時人知以考索爲知舍其本心之明故指摘示訓此喫緊爲人處今日已知此意只欠躬行一着竊恐陽明公而在亦當易語而教矣

吳甥允恭以已過質示於先生答曰人之過他

人難言惟自省自知之然人知過亦難言若所見未定必起意識便眩是非擅出異同又改過亦難言有改而除其召致之原有改而竄其形迹之表有改而移其蹈歷之路惟除原乃是真改又文過亦難言世以掩飾爲文不知意之所便資所近似體段威儀不著不察皆所以文之又欲聞過亦難言子路喜聞過先篤於爲學故心虛理明聲入而心通若劈頭聞來也無用是以欲求言過必先盡事有必有事焉然後可酌

忘助

先生姪炯問近來見得人心生理是立身之本先生曰宇宙真種子只有此不息真機乃爲物不貳所流行處但塵俗擾擾私感憧憧又悉入滅道不可認做生理孔門教求仁直啓生民秘藏後世愛欲作祟發生無制反以病生故佛氏尚無生不有生則不有滅生滅滅已滅滅并無這處却有認滅爲生又棄生成滅者在誠不可不提掇議擬學問初基須先定真種子安靜以

聽造化原無所自爲生故亦不自墮於滅其有病有藥得悟得矯直須專心從事對症應時方自出低昂不致差誤

吳前亭與先生論李陵答蘇子卿書何以入選先生曰他這一段至情便對孔子也說得過聞惟肅問大學三綱先生曰人須學學須得箇下手故即人靈明真得處指點從事機括曰在明明德明者靈昭不昧德者自得實理不昧見無所不明自得見無人不能這明德却是與物

大同不自私而為乖戾故又曰在親民蓋天地萬物異形同氣是以性根如此然明其明德以親於民不是虛見亦不是浪施有箇極恰好的道理以為準則曰在止於至善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更沒處走作只在親民上研考明德盡便是又問知止定靜安慮得先生曰知即是明德之明知最活惟凝於德則為真知若逐於物則為識神故此知能止則意纔定意定則心靜心靜則身隨以安身安而後明德可酬酢於親

民之間以為慮能慮而後德之明以親於民者可得之矣又問八目先生曰八者摠屬一事不枚舉無以會其真機不合見無以約其偏重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只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為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自正矣身豈有不脩身脩天下國家無餘事也

吳子明問有善知識得悟後嘆曰早是吾師不
先道破纔得有今日此何故先生曰此不特禪
家語吾輩亦真是如此孔門以求仁爲教孔子
復罕言仁蓋春秋時縱欲敗度生幾斬絕憂世
者不得不將緊要處提掇然又恐漫然便發洩
盡反令學者落一見解自恃聖學如此容易將
所聲聞支吾過日用不作深求力體所以只隨
人通處指引善根以俟其自得大抵友朋落見
的病痛甚多其爲病亦甚不小若不猛自討省

安能迸逼出真意

先生語聞惟肅曰學者不可着見須有悟入纔
是允蹈若以見爲悟直是阻隔大病惟肅請言
所以悟先生曰悟與見毫釐千里見也得悟狀
悟亦類見幾只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却透得一
路即此一路已謂通髓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
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
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
摩然又或於悟起病以儻侗標認大意更於條

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
靠悟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
悟真

王以仁問理一分殊先生曰二者一事理真真
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
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
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當人有謂理雖一而分
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又謂
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

下手又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
籠侗虛見聖人心體真能純粹至善所以其幾
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
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

先生與楊素夫論學先生曰昨承極論令人三
晝夜省惕甚浣滌一番反覆打疊非不肯別換
程途竟罨屏障嗟嗟甘作狷守漢孔子歲受魯
哀公粟六萬石衛靈公亦願致六萬石養孔子
居國中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言金
於諸侯此是春秋戰國時王迹熄諸侯僭肆天下無法制以爲準繩聖賢身任救世自信得過人亦深信之不疑今日盛明之朝道德一風俗同憲議森然孔孟而在或強之而不肯爲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這心上安不安一照便破佛群弟子數千人說法俱仰食耕者獨孤園來歷不盡考必各從人心欣捨又實有益於俗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篤信否則只是儒佛皮毛終非骨髓

談簡之作貪廉說就正先生曰這干涉最大從性根上分仁義來孟子義利之辨千古道脉所在中間有義外而喻於利者又有謂義者利之和這是無形影的東西最易淆惑然一念之靈乃是定盤針又是人心所同然若以利爲利必與人不相和已心人心各昭然天則只怕不能用九不得見天則世心以陰識作主貨利浸灌蓋原人身來歷命因愛生愛從欲有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學問勝不來必得鐵心腸拚捨

身命志氣否則反假借智巧爲文飾漁獵之助
許多英雄漢子都這裡掣肘天下事分數懸絕
的容易勝負貪財好色是人心生幾發來其流
弊乃至此其勢力也甚大若無黃帝智勇也聞
不過蚩尤然智勇過的又易入黷武每見庶士
深刻寡情乃行義不由性真是無本也

吳宗魯問先正云合着本體的是功夫做得功
夫的方識本體細體驗真真如此先生曰這兩
言雖至當却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

其大槩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
而求之又能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
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
則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
然之體亦漫乎無具故即人功夫所在這些纔
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功夫去合又
先有功夫復去見着一箇本體

張德夫問不爲惡的心可勉而能限於才力阻
於時勢爲善之難何如先生曰世間有做不來

的事無有做不得的心故阻時勢則有之限才力則未也今人只因不在不慮而知上求知故慮而不能得不在不學而能上求能故學而不能行德夫又問聖賢已向慮而得學而行道過先生曰慮而後能得却自知止定靜安來由教而入者必從天命之謂性蓋學與慮乃循據之功不慮不學實其主腦之所舍不慮而為慮舍不學而為學所以倚墮局什

王繼源問乖崖移心法心豈移得先生曰移心

必有為之移者移以禁疾莫若將能移之主心自主而不待移豈不簡當又問玄家攝心何如先生曰攝與移相似移則將心轉到他事攝則將他事轉到我心攝亦有為之攝者攝以禁放莫若將能攝之主心自主而不待攝豈不簡當繼源曰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劉晏會計熟見錢流地上皆心之所寄也都是客作自主先生曰釋典有弟子訪道於祖師

途被刺傷足痛甚輾轉思維知我本心上原無痛何處增來此情念因遂得悟蓋轉而得其所爲主者繼源曰這一轉還從主來渙散客抑自客來催尋主先生曰客無見主處繼源曰主如何肯立先生曰主者我自主之立不立由我肯不肯

王繼源問陰陽物也其理則太極也太極不外乎陰陽則太極不外乎物先生曰天下知精玄粗著上理下氣莫知徹上徹下貫精貫粗之所

以然既曰物矣理矣是復判理於物殊太極於陰陽之外烏得謂一道器同意象繼源曰顯固微用即體未嘗以有無言分析看先生曰既云固即已有顯微體用之別分析有無所自以起中庸夫微之顯一之字寓千鈞弩力顯微體用生於視無顯無微無體無用生於明視思明則謂見見見見則能一而同繼源然之曰一本雙幹千兒萬孫千萬皆雙凡雙是一先生曰祖宗雲仍畢竟各體恐於羲皇無窮之畫孔子生生

之贊似不相類生生者其生不自陽來其不生不自陰滅其主所爲生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是以生之生之於穆靈機色空同運若自我而子而孫則代謝可見之迹天地間只一陽氣陽息而陰未嘗有陰陽兩物陽行陽息皆太極所在亦未嘗有所謂本於太極故曰顯仁藏用神而明之意象盡了繼源曰如此則往古來今吾心即是先生曰此二語盡括肯綮祇以心學不明世見揉雜遂使欲徹上下貫精粗先自繆於

精粗上下之實故日用云爲不能自體以致吉凶消長無柄可執

嚴子孚問不忍不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先生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綴憑之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真機就事運誠隨時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書孟子恐人道在邇求遠事在易求難指點出人真機乃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

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
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
先生與一友人論遊先生曰孔夫子周流四方
只光光性命一件帶出帶回所以當時後世信
而安之夫子微行門弟子作隨從絕糧問津艱
苦百狀到孟子戰國世亂道路警詰後車數十
乘從者數百人却無中生有此屬時勢使然孟
氏子心曲上原不爲有無計世以有無相入心
者尚以異心視之孟氏子學則孔學行則孔行

世傳車裂之禍不識果否不識有所因然抑非
道之所當議而慮之也餽兼金七十五鎰而
受餽兼金百鎰有處而亦受孟氏子心曲上知
無他後讀其書考其行者皆信而安之而今之
人設有其事則從而議焉豈古人心曲不相
及乃人情故差別若此古聖賢以應迹爲精蘊
而人心之靈恒以精蘊反應迹中間時俗茂對
煞有可商量在

吳朝節問虛靈瑩徹則性盡而天亦盡達之天

下雖紛拏盤劇裕如乃天應而已不勞先生曰
心性天只一物學者所事在存心說性是箇名
目說天是箇影子虛靈瑩徹心到存之盡處蓋
甚難言天者性之順利處性外別無天惟天下
至誠爲能盡其性只以順矯論不以勞逸論吾
輩要瑩徹這虛靈有許多磨鍊操省在若說虛
靈原是瑩徹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却誤事虛靈
是丹頭煞湏點化

吳朝節問極靜無體惟神之棲至動無方惟神
之俱故虛靈者神神者人先生曰於形質求通
靈於虛靈求神妙能貫精粗得形而上下之實
但動靜一時事又至動至靜與神一件物故能
無方即是無體一俱一棲兩神不相下棲之俱
之三者何狀而入功夫湏直截不落詮索乃是
已物

吳朝節問靜極明生機非外至明極知滿量本
由來斯境與性俱入與性俱出先生曰致知在
格物舍感應無以定明只其機處是靜明知一

物且無識藏以爲受量故其滿處亦無由自現
若能與性爲出入便是透頭徹悟然也瞞性不
得

沈忠夫遊成均歸學問大益先生喜曰其不徒
行者歟然有不徒行必有不徒止吳望魯問何
以言之先生曰能合行止爲一然後不干涉意
興

先生語稱曰黃汝登嚴正苦心世間物可謂不
易動直待他動得世間物纔是大歇手

先生語諸友曰學問大阻當是貨利關難透費
道克昂首而言只欠志男子掀揭造化誰能阻
當得先生曰道克屈節長至煞有亨道蓋所望
不淺然先王到此却閉關是以出入無疾朋來
無咎道克曰敢不努力細心

辛酉湖澇歲大歉人情恟恟衆問曰先生何以
不向人道苦先生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
自巳酉被荒迄今豈得怨天尤人衆曰貧家每
歲不穀用烏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

用大有大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爲出所以盈縮登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以爲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

有傭春者嘵喋於言先生謂曰汝春力足乎曰勞又謂汝知力之由於氣乎何煩言以損氣傭者緘口久之先生喜其能受訓也謂曰人必有心心乃活物汝久不發於言內心何用曰吾因不言思集衆苦窘乏逋負種種到心柰何先生喜其能內運也謂曰汝何不解脫此苦曰不能

先生曰向者竒心於言衆苦不至今何不置心於自解以爲此窘乏逋負苦不苦尚在苦亦何爲傭久之若有容色先生喜其能驅憂樂之易也因謂曰事不可徒苦亦不可不處分傭默然久之若隱隱作思狀先生喜其可與語進也乃謂之曰思是心的職業苦樂所以攻心而亂思心隨思作主役使苦樂是假官行事以苦樂作心主役使其思是吏卒行事皆爲不可汝前言語不慎乃樂使之也繼以窘乏逋負入心乃苦

使之也今約而煩思又思使之也總屬心不得
令傭復默然久之若克克有所得既去越歲餘
相近頂而謝曰蒙開諭以來心地覺快活轉動
不勞自是逋負亦償衣食頗足矣

倭患棘海上浙會城縉紳群集各申策以禦之
言訖先生曰今日謀猷疊出所以久無成功者
柰少一段事不可得衆曰何不速陳先生曰只
有不殺倭子心可萬全弭患衆大笑以爲迂甚
先生曰此却是實實至計人生作事直須從造

化筭來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雖成功亦是
草草初啓爨端原爲國家德脉少貫通有苗不
格禹便再舞干羽迄今出戰亦須光淨打疊心
地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一心鼓勇只要
殺他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也屬
邪法非聖王仁義之師况以力勝人未必能勝
王者無外聖人泣囚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總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奮雷霆豈脫了大造生
生做出來

一姪收租先生偶過而語之曰租米升斗石斛
你收也照數不多我收也照數不少只你心上
顛顛的一眼怕自家少我心上也怕自家少又
怕他人多了你設升斗石斛顛顛為米穀我則
顛顛為信義有此些子不同姪曰設升斗石斛
不為米穀何不廢而不設先生曰信義不是廢
升斗石斛只是以公心設為信義若專因自家
設便只知有此米穀

徐節推質於先生曰予竭力求民之平然勝者

喜而負者怨柰何先生曰後世情欲太盛既曰
求民平須實平其情則可兩造相狠勝者未必
全是負者未必全非是非互有聊別分數若不
周知慎測輒低昂太過勝者之是是矣而漏其
非負者之非非矣而沒其是所以不平非惟怨
的不平其喜亦是不平越數日徐語先生曰近
細察而與之處兩是兩非俱與明白不惟無怨
又且無喜者

先生見南俗奢糜士習聲勢長嘆示衆有友勸

先生爲忠告爲力諍爲面攻先生曰這爲計已
左了古人獨持風致只有自盡孔子在春秋時
止盡得孔子所居之位委曲退讓所以明禮孔
子爲孔子惟無自逞一念流行人己之間隱隱
虔亦可與衆相屬若感通不來處又儘有可責
已者今人忍言人過都是不知人痛痒

有富人子不肖欲害之以謀於先生先生曰過
矣汝子不肖只是敗家若害之則汝自敗其性
敗性乃失人理其過大於汝子萬萬委曲勸阻

從之踰年忽富人毋手治一綾令富人來贈先
生初不受後述其故蓋前事感之深以致情也
先生乃與富人相向泣受其綾衣之而富人子
亦改行成家矣先生長男炳文問曰父涕何從
來先生曰欲堅其心

道者楊丹霞能伏虎先生當夜分同露坐山中
問楊曰汝必有竒術楊曰人無害虎心虎無傷
人意忽有蚊集楊頰上楊掌而殲之先生曰蚊
非生命耶楊曰我無害蚊心俄誤失耳先生曰

莫冤屈祖師老子常是一點靈光不滅

月松僧投教先生問渠西來意松善詩廣文藝
洽習五燈來歷陳說明證先生曰今日豈惟儒
學失傳佛教亦久失宗旨佛三十三祖到慧能
嫡傳有荷澤宗後佛教不明於世却序傳南嶽
青源兩派兩派分出臨濟滂仰雲門曹洞法眼
五宗而荷澤乃視爲旁出五宗競發機鋒巧突
文蔓意竒將性真馳鑿佛印不契又是時有破
相宗顯性宗無寄宗雜出惟荷澤以靈知立教

靈知原是達磨行囊故物殊非淺見所能及這
却是汝本等不可別求

玄家白定投教先生曰慎勿襲江湖浪腐語慎
勿倚傍參同悟真慎勿別性宗命宗作雙脩汝
所襲聞既曰勸君窮取生身處窮取生身受氣
初直要求之父母未生以前安得復從形骸粗
處作有爲法蓋凡氣魄靈機都屬陰都是後天
只有主張處所乾知太始上乃是元陽是爲先
天先後天無兩物每被裂迸開離合隱現不齊

所以心猿意馬元陽走矣訣有之神一去便收
來又曰意所到皆可爲這是先天緊要關挾得
此則萬事畢嘗竊謂三家學問可合同處即此
一件在虛空中撈得住的實理實事仙家七真
年歲俱不長可見大常大存自有所向
吳懋昭問盜蹠何以壽先生曰善人惡人皆壽
大富大貴人皆壽氣能團聚故也聚則凝凝則
久又問如何善惡富貴人聚得氣先生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氣不聚做不出事來又問營富

貴造惡業何得謂之志謂之神先生曰心之所
之謂之志靈之所通謂之神神志自氣上生所
以志要上志神要元神纔是至處又問也有不
應的何如先生曰不應的是未能入套數又問
顏子何以不壽先生曰顏子初時爲學一團銳
氣拚捨身命已煞傷生到有所聞時氣壹動志
却轉不來

項甌東以舉業所著商於先生先生曰我 國
家初設科上有稽行程功之實士亦假道以爲

出身之地故時無絕藝而人有實脩承平久徇於辭章標竊捷徑句鍛篇磨繕意鏤格士精神命脉疲於雕蟲釘餽之用今九脫不能勝一縛而兄復助之恐非古棧樸初心甌東曰將借此以挽頽習先生曰兄立身端方敦雅乃是挽頽習之大者此處愈加功夫何不好

先生一姪欲爲賈困於無資具先生令其往市中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往而復曰十無二三先生曰有者不親賈賈必籍人有有者思

能賈人甚切能賈人實爲有者所求其求云何求其可爲信耳信則不失已利今不必憂無資具憂未立信以應有者之求

吳望魯問質拙不能博采爲馭世計柰何先生曰秀才入仕途類無所執世浮則浮世沉則沉所以不惟善人少雖爲惡人亦少今且要先有所執如有用我執此以徃中間廣狹小大淺深高下未暇論須早決向背從違之機吾契挺挺一念已是能轉法華慎毋惑於馭世浪欲博采

若騎兩頭馬反擔閣程期區區亦知此貨不利
互市及到卸鋪收場只是本色可經久贖種却
無用

俗以二月十九爲觀音誕日群男婦赴寺燒香
先生與之語曰汝衆以爲賀生日死觀音不當
賀以爲行忌日禮觀音不生不滅元無忌以爲
一無所爲何不別日舉行衆以不知答先生曰
既茫然不知而作何以謂之脩行所謂脩行乃
舊造惡業今脩而補之衆願請教先生曰大慈

大悲觀世音汝衆起崇奉心是人心觀音始
生因平昔虛禮崇奉大慈大悲上欠缺忽感二
月十九觀音肉身生日於是懺悔執香往拜借
他塑像堅我心中的大慈悲蓋大慈悲正合天
地生生之意救度民物不爲私已縱欲這是天
地生人的命根故起一善念鬼神皆知增獲福
祐

張子固問孟子以疢疾生智慧佛則以定生慧
何其相別先生曰智慧必從定上生孤臣孽子

却因疾疾上定得孟子言意有感慨於其間故
曰恒存曰獨學問本要通明智慧乃今每自疾
疾上得來反於學者之不能誠可念也

一傭夫能而無遇患之先生語之曰不早圖主
是汝心病惟此心病致久墮於傭今日能提掇
起今年可得傭他年可不終爲傭矣一傭怯而
無遇先生語之曰不量力求任是汝心病惟此
心病既以阻人遇又日傷已力莫若減人雇直
以省已力今年可得傭向後且不愈疲已身矣

一傭夫多謀而無遇先生語之曰計慮多而人
疑忌是汝心病惟此心病意氣拒人能甘心放
下直截不惟可得傭隨處地步寬平矣時偶一
裁縫匠在側聞其言笑曰家寓數文學方索學
館未得正類此歸當告之

先生在會語諸友曰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
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
謂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着衣七八
都由罔昧舉動若真真肚子裏陶鑄無幾及千

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却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考力辨的放在一邊試省驗自見學問勾當是米煮飯是水煎茶的的實用不煮不煎雖有萬千也無用貧人飢甚得顆粒皆有濟富家崇墉比櫛通爲長物祇以名目積累透這關纔得言語上着關

卜吉夫問忠質文異尚其意謂何先生曰此聖王順時爲治之道史記謂救弊非也夏之忠其文質已盡於此商之質未嘗無忠無文周之文

不於忠質之外能加毫末自後世視之夏若簡甚只了其意之所及而夏則事樸情直更有加焉則於理有添矣周若繁甚施之以潤色而周則世冗民偷不有加焉則於務有缺矣當商之中意亦云云吉夫曰請言其事先生曰天作君師以爲下民聖王只倚傍下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以不襲禮沿樂當朝代改革必是前王德澤已斬有甚不得已處負天命者起而更張之原因利之乂塞而不興弊之甚害而不息於

是作爲整頓增損不得些子後世欲新天下耳目以一其心志則出於有意此後世之所爲治功也

萬彥明問祭祀只了生人思慕之心還實有神來享否先生曰惟孝子爲能享親惟仁人爲能享帝有其誠則有其神不止祭時思其居處笑語等以爲思成報利成於主人只因父母精神命脉都遺在我心中如樹生果果核種之即生原樹蓋核中仁實包含原樹精神命脉無少欠

缺惟不肖子不以父母爲心則無其誠所以祭無感格故神之有無以我心中爲有無又問祭外神於我何干先生曰我從其道我被其澤我襲其事皆我精神命脉所在於是而祭是謂有其誠祭如在章孔子祭而如在乃所祭之神如在我心故孔子曰吾於祭若不是神在吾心無所干與何以祭爲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天子之祀天地必先有天地之仁能覆冒民物以爲對越之具即此是其神來

格

一人處內不和先生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先生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便後手不來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坊者須吝情吝情者須跡迹

陸濬卿問應勢之難不欲失已又不令惹禍何術而可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貉之邦行矣固當不失却須察已身是道義抑屬門面禍

固不當惹却不可先以要便宜心計較規避這裡定則感物弭患蓋思過半

徐神甫問五倫一也何故天下弟兄多失恩先生曰相臨者爲君臣臨則持之以分相生者爲父子生則通之以禪相合者爲夫婦合則配之以偶相交者爲朋友交則求之以輔兄弟勢位比和其低昂無以分以禪之懸絕其昵附無以偶以輔之互投長短多寡日形舉動日逼所以天親易喪須從長短多寡之間斬絕世情乃能

追念一體來歷然後不涉勢位之弊又問孟子
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弟道既是難全孟子如
何將來證印至道先生曰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天顯一念只爲私欲遷改到得死喪無所爲而
爲之時真心自然迸出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曰我知
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
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
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

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
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
安况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
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
色温我話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
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俞汝爲初得第未敢即圖復姓姑有所待以商
於先生先生曰情有不能遽復早一日不得復
姓是粗迹汝既煞能兩厚洽然情意之間人不

言金
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汝已有之學者只在這處
照顧世有以此犯清議者豈專爲粗迹責其意
耳

湖疫大行先生子炳音有僕染疾與之處如故
親爲執役及傳染數口亦不變復自以身染亦
不變先生語之曰汝欲爲善吾敢強逼汝但可
謂之善端非至善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爲善
者不從性根發動非泥事爲便落念慮事爲屬
聲聞念慮着意見聲聞意見都是緣物而起事

繼當前必有的當處置靈明之體畢具身在井
上乃可救井中人不以患難入心是汝執定一
訣然連這一訣也是綴術惟無入不自得爲訣
絕不走作稱問曰患難不入心利害關已透如
何是綴術先生曰心不入患難是無入不自得
患難不入心尚未自得况或別有走作處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先生先生
曰大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
一時母心便成大處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

此時只宜委曲調停不至爲他日作懟纔是天
命之謂性良策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
妻幼寡迄今老而貧堅守其節

唐子瑞問孝弟慈皆天性何後世孝弟之衰而
慈道獨存先生曰世人的天性都待人喚起挺
持學力惟賢者能然慈雖性生大分爲孩幼所
感而有所以既長感道缺慈漸衰薄待文王而
興者凡民也只嫌一待字

隣有姑婦相仇室中人偶以爲論先生曰初原
是一點好心只少見幾而作以致直到這裏愛
子有配豈無屋烏之情終身仰望者之所從出
豈無推尊之念只姑知教婦初來物而不化不
分是否而飭之婦於此能知其幾契受可也而
心不自堪姑於此能知其幾當急反之復加責
以求其順婦於此能知其幾諒其造端無他可
也而乃動於辭色姑於此能知其幾悔難再誤
反益甚其怒婦於此能知其幾恐逆道漸成可
猛作挽回又拚捨不顧於是輾轉醞釀大背而

馳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然所爭無多只一明
幾自塞耳嗟嗟豈惟此事雖聖學一研幾_盡
陸繹之問孔子不取帝王盛治垂訓顧因周東
遷之後一國之乘以作春秋何故先生曰是時
王迹熄人欲熾天下不復有信義廉耻之守僅
有賴於侯國以勢力自雄姑主持其民而天作
之君師者存一綫之未泯孔子不得已而取之
又問小人肆而君子怠則春秋書亦何補於用
先生曰謂春秋賞罰之書非也無_其位而托南

面之權則僭謂春秋褒貶之書亦非也無其事
而寄空文於後世則泛謂春秋立王法之書亦
非也事不可豫設先王不襲禮沿樂謂春秋垂
聖教之書亦非也道無常形行誼不足以槩心
術之精蘊謂春秋傾否之書亦非也春秋盡五
伯之功過王道隱而思伯功不猶愈於戰國之
無其統使斯民之困以踣乎要之春秋乃闡性
之書著是非明道義之有在孔子所以借往事
立學問之例者又問聞教則春秋經見得性分

中有如此天則學聖者以此而啓其真機爲治者以此而端其政本然諸家傳何以不著此義先生曰諸家都是發明作文之法不曾指出作書本意

先生仲子炳言與徐時化論世習多以力見不能以意運即如木匠能以意運者便做作頭徐時化曰汝何不做了秀才頭炳言感惕歸告先生先生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不懼乎炳言因銳於進脩病其身不惜先生曰秀才頭須徹

底做木匠成物利器用小而益於世秀才頭若專肥身潤家反於世無益木匠實落食功秀才受公家作養不盡報於木匠或不及若一了百了處猛提掇秀才頭也做徹底也了身也不病

范子秀問宋諸儒能續孔孟之緒否先生曰孔孟真儒能用世宇宙入其手造化生於心以此例宋儒品題自見孔孟從周文武養出來宋儒是宋祖生得又問一代君臣俱自一時氣運所生恐立國之君不能轉易且宋祖豈能生得濂

洛諸君子先生曰大化流形成衰倚逝以氣言之誠有淳漓龐散之異至其風尚凝飭豈無申育所在然宋祖亦非小可與漢帝唐宗另一機局聲色不動而天下定胥次了了其初釋宿衛兵權次收藩鎮又次削平僭亂又次從事北征何等條理想像他洞開諸門氣象功業所就若其緒餘

許孟中問非不竭心事學稟質習心作祟不免於意念知識相乘而起何以解脫能一了百當

先生曰意念知識心體上原少不得學只得真種子便念念不落念識識不名識不患念起惟患覺遲能覺便轉識成智何事解脫作了當吾契龍江關宜真聞舉動的的惺惺豈離得識念只不崇氣習

周德膺問春秋從同同何聖人自貶以爲論先生曰這不是襲故蹈常道無常形人心之所共安時勢已不能回志者便而從焉蓋由衷計量不得已而順之聖人之所以與其心也又問如

此者道已爲至否乎先生曰若聖人自處尚別有神化轉移造物

閔安卿問春秋諸國之良不少于宋之會向戌特啓伯合南北趙武爭軟而叔向勸之毋爭至于申之會則子產叔向向戌咸甘心焉又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孟獻計魯奉楚子良勸鄭盟楚蓋不一而足何諸賢拒楚不力如此先生曰合此諸侯外楚固是華夷之辨然中原日非生民塗炭已極求其稍爲拯救已是無策智謀之士

